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凝拯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

起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
止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凡三年有奇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徽欽北狩宋祚幾絶自高宗南渡得延百五十餘年之祀同符晉元是為南宋故以為是卷之首

丁未

宋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諱構徽宗第九子以康王即帝位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　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還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同獎王室康

濮王仲湜

濮安懿王孫楚王宗輔子也初名仲但靖康初授靖海節度使更今名知大

金

天會五年

夏五月宋馬忠率兵來侵尼瑪哈既還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素赫屯真定羅索圍河中孟克進據磁相渤海大托卜嘉圍河間宋馬忠及張換將兵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襲我軍羅索下宋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達蘭達呼下宋冢單二

西遼

耶律達實康國元年

附

夏

夏主李乾順正德元年

王遣使推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詞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賫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將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全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丙諭宗澤等以為邦昌

宗正事未行汴京失守帝即位於南京仲湜由漢上率衆徑謁時嗣濮王仲理北遷乃詔仲湜襲封至帝紹興七年再見

州

六月降詔河北　詔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生靈可愍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輙肆蕩毀者抵於罰

右副元帥斡里雅布卒斡里雅布即宗望初太祖代遼常在左右代宋之策亦斡里雅布啓之至是聞宋康王即位於歸德議歸宋上皇以講好尼瑪哈未之許會卒事遂中輟

叟為命義當誅討照處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擇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令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封興復社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

魏公暨　以皇子封至三年再見

同安王

張邦昌　時汴京陷上皇及靖康帝北遷金人立邦昌為

尼瑪哈專權主不能令也

漢國王穆里延卒　穆里延即宗傑

秋八月以宋捷遣耶律居謹等諭高麗

以鄂爾多為右副元帥　鄂爾多即宗輔

宋殺張邦昌

九月諸將下宋河北州郡　棣摩取河間府雄州達蘭取祁保州永寧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下

冬十一月宋使王倫至

退居於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言南京藝祖

楚帝邦昌尋自稱權尚書左僕射見帝於南京詔以為太保封同安郡王李綱上疏論邦昌僭逆之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

雲中　先是尼瑪哈自雲中徙宋靖康帝於燕山始與宋上皇相見居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霫郡霫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死者甚衆倫及朱弁至尼瑪哈使就館守之以兵十二月遣將分道伐宋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楚赫等攻漢上鄂爾多烏珠

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命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

潭州安置尋賜死

東萊侯

呂好問

帝即位除尚書右丞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宣州封東萊郡侯

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勒琿軍趨淮南羅索與薩里罕哈芬自同州渡河攻陝西進取同華州遂破潼關

西南路都統斡魯卒

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遥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黄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遥尊韋氏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黄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

後避地卒於桂州子本中揆中

欲馭以王爵畀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彦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名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

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覘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

之所聞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遣馬忠等進擊金軍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曹輔卒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

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
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
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
汪伯彥副之以淵為都統
制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
世忠為左軍統制俊為前
軍統制惟忠主管殿前公
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
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
鄴等於遠州　論主和誤
國割地罪也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
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
誣謗着於史牒令國史院

據實修正播告天下於是

確卞怨皆追貶之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

於金軍　叔夜既北遷道

中惟時飲水義不食金粟

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

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

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

何㮚孫傅後從淵聖帝至

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

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

忠文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

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

金人於河間黄潛善等復

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

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於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將羅索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

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請帝亟還京城奉宗廟安人心繫四海之望釋河北割地之疑一意於邊防有五利焉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

州 二

金人陷容單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

勿辭綱泣謝且言昔唐明
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
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
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
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
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
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
戰能戰而後可和靖康之
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
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
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
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
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
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
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
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

當謟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前日赦書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曰議偽命謂國家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

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頒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以黄潛善為門下侍郎

安置張邦昌於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
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
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
謀而邦昌偃然正位號處
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
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
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
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
僭逆始末如此夫春秋之
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
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
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
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
賊而已朝廷既不正邦昌
之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
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

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黄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彦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顔博文王紹以下謫罪有差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

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强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

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
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
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
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
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
淮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
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
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
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
此時遣人慰撫分兵以援
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
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
心危廹無告必且憤怨朝
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
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

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
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
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
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
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
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
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
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
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
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習
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
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
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
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
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
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

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名使令按牌以遣

皇子生故事

子旉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

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

歸不悉雖冠蓋相望畢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尼瑪哈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鈴轄都監總制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别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户部財用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

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户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殫

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竝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詻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

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

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

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黄潜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節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賜内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

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黄潛善意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彦猶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彦力爭伯彦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彦為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

曰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黄
潛善汪伯彦輩不能承聖
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
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
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
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詰所
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
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
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
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
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
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
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
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
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

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
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
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
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燮為河東經制
使傅亮副之　又以錢蓋
為陝西經制使

以許翰為尚書右丞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
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
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
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
再上其鄉人喙齊愈者竊
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
偽之非而齊愈實書邦昌
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

愈於獄遂命戮於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　帝欲幸
東南避敵李綱極言不可
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
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
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
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
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
起為亂陛下雖欲還闕不
可得矣夫南陽光武之所
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
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
隣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
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

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甕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帝乃許幸南陽以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綱聞之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罷四道都總管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舊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

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盜史斌僭號於興州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黄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致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

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勢難遽平綱乃白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昱斬之淵殺用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

八月杭州軍亂　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

以李綱黄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論諫切正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潛善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和守之議决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定

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奬法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𤩽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

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
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
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
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
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
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
見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
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
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
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
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
亮乞付潛善施行臣得乞
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
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
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
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

臣昨議還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

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
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
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
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
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
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
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
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
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
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
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
說為正必遠罷潛善輩會
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

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許翰罷　李綱罷翰言綱忠

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
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
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
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
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
乎乃為東撤著哀辭而入
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宫

封子裦為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於嶺
南

部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
於新鄉進次太行金人圍
之彥兵潰走保共城　彥
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
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

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托卜伊勒呼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哈芬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

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遺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皆受彥約束金人名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

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僭居

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於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盡陷河北州郡

冬十月帝如揚州　初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

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
巡幸者許告而罪之宗澤
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
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
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
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
幸成都惟寇凖毅然請親
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
其一言潛善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輙為汪
黄所抑於是帝決意幸揚
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
雖多陷於金而民懐朝廷
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
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
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

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閤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帝優詔答之

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一月竄李綱於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

盜張遇陷池州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

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不遣倫邀說百端尼瑪哈不聽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與弁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宫始知帝已即位矣

以張慤為中書侍郎顔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攜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彦等乘間作

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

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𤩽引兵遁蜀　金閧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尼瑪哈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羅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

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爕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戊申

建炎二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人陷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尼瑪哈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鬭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

信王榛

初榛從靖康帝北遷亡匿真定境中至是馬擴與邦傑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奉

天會六年

春正月尼楚赫下宋鄧州殺其安撫使劉汲分兵取襄陽穎昌府及均房等州悉還其民於河北

烏珠侵宋東京為宗澤所敗

羅索破宋永興軍其將傅亮降

右副元帥鄂爾多取宋

耶律達實康國二年

夏

夏主李乾順正德二年夏宋遣使持書約和先是金帥烏珠遣使約侵宋乾順

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
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
穎昌府通判鄭州趙伯振
知穎昌府孫默知汝陽縣
郭贊皆不屈而死
金將烏珠犯東京宗澤敗之
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
京密邇都人震恐條屬入
問計澤乃對客圍棊笑曰
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
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
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
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
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

榛以總
制諸砦
兩河遺
民聞風
響應榛
遣擴詣
揚州奏
於帝其
畧曰邦
傑與擴
忠義之
心堅若
金石臣
自陷賊
中頗知
其虛實

青州別遣棟摩攻濰
州下之
二月下宋淮寧府
羅索等侵宋熙河及其
將劉惟輔戰不利大
將哈芬遇害羅索走
五里坡伏兵坡下宋
將張嚴追戰敗死
三月尼瑪哈聞宋將張
嚴東出自河南西入
關以援羅索盡焚西
京廬舍徙其民而北
時宋將韓世忠以所
部萬人赴西京尼瑪
哈復留烏珠屯河陽
以待之會閻嚴死遂

許之既
而宋使
傅雱至
金金以
書授雱
為本國
請熙寧
以來侵
地至是
宋以謝
亮為陝
西撫諭
使持詔
書由環
慶至本
國乾順

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言訖泣下諸將

賊今稍壅皆懐歸心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賊用臣與陛

自平陸渡河歸雲中下宋中山府

夏四月烏珠復入宋西京與其將翟進戰不利聞尼瑪哈渡河留兵戍河陽北還

羅索既殺張嚴勢益張引兵趨涇原及宋將吴玠戰於青溪嶺敗績退走同華

陝州復入於宋　羅索得陝州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至是為宋將李彥仙所陷

五月宋遣宇文虛中奉表請和　主方與兵

乃倨然見之留居數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乾順已遣兵躡其後襲取宋定遠軍

高麗

是年宋馬步軍

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羅索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廸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

金人陷青濰州　知濰州韓浩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

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擴既至帝識榛手

南侵已留王倫朱弁弁虛中至主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國家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東還取宋絳州

秋八月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　初廢宋上皇及靖康帝為庶人至是命赴上京以素服見太祖廟遂見主於乾元殿詔封其

都總管楊應誠奏言由高麗至金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來帝信之以應誠充高麗國信使由杭州浮海而

死之浩琦之孫也
王淵招張遇降之　以其兵
萬人屬韓世忠
竄內侍部成章於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黄潛
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
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
管南雄州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為河
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
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
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
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
許豫忿而去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
澤　進有衆三十萬與丁

書遂除
河外兵
馬都元
帥相臣
黄潛善
汪伯彥
疑其非
真陰沮
之擴知
事不成
行至大
名不進
金人攻
破五馬
山諸砦
榛亡不

父為昏德公子為重
昏侯未幾徙之韓州
令下之日盡空其城
命趙孝騫等九百餘
人至韓州同處給田
十五頃令種蒔以自
給惟秦檜不與徙依
達蘭以居達蘭亦厚
待之
九月鄂爾多襲破宋信
王榛於五馬山砦遂
會尼瑪哈南侵　先
是宋將馬擴奉榛於
五馬山以總制諸砦
榛遣擴詣揚州奏於
宋帝約舉兵至是鄂

至告國
王王楷
以所欲
為楷曰
大朝自
有山東
路盡不
由登州
往應誠
曰以貴
國路徑
耳楷有
難色已
而楷命
中書侍
郎崔洪

進王再興李貴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死之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知所在或曰後與上皇同居五國城云

越王偲

初從二帝北遷至是徙居韓州

卒

晉康王

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降又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共備之尼瑪哈自雲中將歷懷衛而東聞鄂爾多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攻宋澶濮

冬十月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卒　彥宗仕遼至簽書樞密院事燕京破奉表請降太祖器遇之尼瑪哈斡里雅布之伐宋也彥宗謂

宰謂應誠曰二聖今在燕雲大朝即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知事不協受國王拜表而歸楷尋遣尹彥頤如揚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
金羅索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哈芬洞胸墮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羅索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羅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孝騫
初從二帝北遷至是從居韓州後不知其所終

衛公余

深
封十年自宣和初以鎮江軍節

之曰蕭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法服石經以歸皆今則也二帥嘉納之卒追封鄆王諡英敏

十一月尼瑪哈等圍濮州下之殺其知州楊粹中　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乘夜來襲營尼瑪哈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下執粹中

州奉表謝罪

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三月
翟進復之詔以進為京西
北路安撫使
知中山府陳遘為其下所殺
金人遂陷中山　中山受
圍三年城中糧絶人皆羸
困不能執兵遘欲盡括城
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
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
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
殺捽裂之城陷金人見遘
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夏四月金烏珠復入西京翟
進擊走之　烏珠率衆來
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
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

度使知
福州至
是降中
大夫臨
江軍居
甘尋赦
還鄉里
深
諂附蔡
京結為
死黨京
姦謀詭
計得助
多者深
為之最

殺之
羅索取宋延安府
始撰國史　國初未有
文字尼瑪哈好訪問
老人多得祖宗遺事
及主嗣位韓昉輩皆
在左右文學之士稍
見拔擢至是詔採摭
遺言舊事以備國史
命烏頁與耶律迪延
掌之
烏珠取宋開德府相州
宋遣魏行可至澶淵軍
中
羅索攻宋晉寧軍不克
知府州折可求來降

得免乃收餘兵南歸烏珠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
金羅索寇涇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走之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　時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

先是宋知晉寧軍事徐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復故地會南北結和抑其所請羅索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不能克至是徽言約折可求出兵夾攻我軍羅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來降可求與徽言連姻羅索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

不以興學為務除蕪侍講
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
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
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
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
時為程氏正宗
以
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
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盗聚城
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
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
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
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
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
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

可求走瀲言引兵進
擊國兵大敗羅索子
遇害
十二月達蘭圍宋濟南
府劉豫出降
鄂爾多下宋大名府
城破守臣張益謙及
判官裴億出降鄂爾
多問曰城破乃降何
也二人以郭永不從
為辭鄂爾多召永殺
之
尼瑪哈取宋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
者尼瑪哈問其通事
高慶裔曰孔子何人

京陜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鋭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尚書右丞許景衡罷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黄潛善汪伯彦以爲異已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疾卒謚忠簡景衡得

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元祐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

卷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

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

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絶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遂留金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時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趣太原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

悉召諸寨措授方畧以俟
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
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
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
以衛根本彦遂屯滑州之
沙店澤上疏曰臣欲遣彦
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
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
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
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
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
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
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
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
冐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
業必可立致疏入黄潛善

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金羅索大掠而東遂陷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西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循渭而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

羅索還軍陷之

張慤卒　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　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閤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亦可

以驅逐渡河全泰奠枕條

圖恢復亮不從

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

平之

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

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

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黄潛

善汪伯彦所抑潛善伯彦

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

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

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

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

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

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

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

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彦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尚存于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税卒於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黄潛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

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録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採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

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
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
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
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
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
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
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
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金主烏奇邁廢上皇為昏德
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居
韓州

九月郭三益卒

信王榛為金將鄂爾多所襲
敗於五馬山　時詔韓世

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
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
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未
幾鄂爾多約尼瑪哈入寇
澶濮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
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
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
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寇汝洛翟進戰死
進乘勝大敗官軍詔以翟
進兄興為京西北路安撫
招討使
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尼瑪
哈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

粹中死之

金羅索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於襄樂不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庶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金羅索渡河諜知庶端不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氷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邊延於道自邠之三水與

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
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
興元府王𤫙亦將所部兵
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
陷庶以兵付𤫙自將百騎
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
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
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
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
罷守京兆乃去時𤫙將兩
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
中孚往召之曰𤫙若不聽
則斬以來會𤫙已去追之
不及

以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金
軍　金人留行可不遣竟

卒於金

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

郊大赦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吳玠襲史斌斬之　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金將達蘭圍濟南豫遣子麟擊郤之達蘭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

從豫縋城納款

金鄂爾多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乗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鄂爾多召永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殺永及其家屬

以黄潛善汪伯彦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顔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四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尼瑪哈陷襲慶府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

朔兵民

召潘良貴為左司諫既見請誅偽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昂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大為汪黃所忌左遷工部良貴求去主管明道宮

己酉

建炎三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彥以所部兵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

魏公勇

封三年

帝幸臨

安苗傅

劉正彥

天會七年

春正月吳國王棟摩卒謚莊襄

以韓企先知樞密院事

尼瑪哈下宋徐州

耶律康國

三年

夏

夏主李乾順正德三年

伯彦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彦遂稱疾致仕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金尼瑪哈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

作亂逼帝禪位旉改元明受既而傅等伏誅帝復位乃以旉為皇太子從幸建康尋卒謚元懿

宋將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來援濮州尼瑪哈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遁尼瑪哈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其將張遇戰沒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尼瑪哈至楚州降其守臣朱琳乘勝破天長軍先遣將馬五帥五百騎至揚州城下馬五聞宋帝已如鎮江追至揚子橋不

殺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泗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尼瑪哈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内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入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内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彦黄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説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

及宋帝遂奔杭州

羅索克宋晉寧軍

三月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時汴京以東諸郡皆降詔畀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達蘭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徐州復入於宋

尚書左僕射高貞罷

夏四月富察羅索取宋鄜坊州尋取翠州

五月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清州

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

還燕山宋遣洪皓以國書來尼瑪哈廹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遂流遞冷山

六月烏珠大舉南侵

尼瑪哈鄂爾多既還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主從之遂

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波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

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

下宋磁單密州又下興仁府

秋八月宋遣使奉書請和不答

九月下宋南京 執其知府凌唐佐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為密疏我軍虛實以蠟書告於宋事泄豫殺之境上

宋遣使張邵至濰州見左監軍達蘭達蘭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

詔録用張邦昌親屬 仍
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
和書藁以行
金羅索陷晉寧軍徐徽言死
之 羅索破晉寧軍徽言
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
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
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
言大罵羅索殺之統制孫
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
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
帝至杭州赦 帝駐蹕杭州
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巳
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
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
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黄潛

而金裂地以封劉豫
復窮兵不已曲有在
矣達蘭怒送部家州
因於祚山砦
下令禁民漢服 又令
髠髮不如式者殺之
冬十月烏珠分兵逼宋
帝 一自滁和入江
東一自蘄黄入江西
宋帝由臨安奔越州
十一月烏珠入江西破
宋江州臨江等州軍
烏珠遣當海先取
宋壽春而自以兵繼
之克光州擊敗張用
軍聞宋孟太后在南

善計罪網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陛下西幸巴蜀用陜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冬金賊再舉然後又悔是為

昌遂攻破黃州殺其知州趙令宬渡江進薄江州宋將劉光世引兵遁國兵入城由大冶趨洪州孟太后潛遁遂破臨江軍洪撫袁三州亦下既而復破吉州還屠洪州

烏珠入建康降其安撫使杜充宋帝走明州

烏珠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軍王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破太平州敗宋將陳淬等進至建康守臣陳邦光等出降

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
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　呂頤浩
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
揚州

黄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二
人自知不為衆所容聨疏
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
罪二十致陛下蒙塵乞加
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
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
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
澤中外為之切齒伯彥則
居位日淺論者或未減其
罪

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

充渡江保真州其下
諸將怨充嚴刻欲乘
其敗害之充聞不敢
還營居長蘆寺烏珠
遣人說之曰若降當
封以中原如張邦昌
故事充遂還建康率
官屬迓拜烏珠於馬
首後充至雲中尼瑪
哈薄其為人久之乃
令仕

烏珠自建康趨廣德殺
其守臣周烈遂過獨
松關見無戍者謂將
士曰南朝若以羸兵
數百守此吾豈能遽

丞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詔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先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

度武進破臨安聞宋帝在明州遣阿里富勒琿帥精騎渡浙追之宋帝航於海
王權及宋將岳飛戰於廣德被執
阿里富勒琿取宋越州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與宋將楊沂中等戰於高橋敗績

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
心至是制下諸將籍籍帝
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
使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
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
帝傳位於魏國公旉請隆
祐太后臨朝　傅自負世
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
平之而正彥亦以招降劇
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
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
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
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
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

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言於正彦正彦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内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彦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彦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宫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内侍皆殺之履馳入宫白帝帝大驚未勝非急趨樓上詰

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曰將午帝登樓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

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澤臣不還營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於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

簾傅等開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巳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顔岐入内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乗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此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彦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

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

宫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浚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廸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彦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孝廸與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黄在

位事已狼藉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决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

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其肯遽遜位於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齎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

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

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招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於正彦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

旦遜位豈所宜開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詆浚欲危社稷責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頣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頣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燕雲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世忠為前軍俊翼之頣浩浚總中軍光世為遊擊分兵殿後太后

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并同簽書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名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

危矣

盜邵青掠泗州　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剽刧楚泗間

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　初金人破徐州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隂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率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夏四月帝復位名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

親被帝乘馬還行宫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彦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於臨平苗傅劉正彦夜遁頤浩浚入杭州　頤浩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

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彦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

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
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
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
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
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朱勝非顏岐王孝廸張澂路
允廸盧益免　勝非見帝
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
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
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
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
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
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太年
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
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
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

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
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
落職居張浚於衡州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
丞鄭瑴簽書樞密院事劉
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
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
制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
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餽
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
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
還如違并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
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擬

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以李邴參知政事

帝如江寧　改江寧為建康府

冊魏國公旉為皇太子

盜薛慶據高郵張浚諭降之
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越十日而還

金人陷鄜坊州　未幾又陷鞏州

五月以張浚為川陜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陜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陜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

浚宣撫川陜之議未決監
登聞檢院江若海曰天下
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
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
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
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
浚大悦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為
金人所拘　帝遣皓如金
遣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
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
盗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
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
哈廹皓使仕劉豫皓不從
流之冷山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近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先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傅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標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　進居鳴臯山北與與

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與邀擊於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悉潰去河南平

六月大霖雨詔郎中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

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
罷安石配享尋下詔罪已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
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
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
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
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
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
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
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
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
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
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
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
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
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

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黄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彦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金烏珠大舉入寇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酋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秋七月太子旉卒

鄭㲄卒

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　初汴京破張浚發建康
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秉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使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陜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先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爲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餽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

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廹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荊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糧絶歸行在

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盜郭仲威掠淮陽軍 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攻陷淮陽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

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

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李邴罷以劉玨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

陝西節制使王庭罷　以王似代之

遣使致書於金　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廹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又命吕頥浩

遺書劉豫俾諭此意

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

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

撫使守建康王𤫙隸之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食

金人陷南京

詔周望守平江　諜報金人

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
詔韓世忠守圌山福山望
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
守平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命劉光世移屯江州　杜充
嚴急光世不樂屬充會朝
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
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
州以屏蔽之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為金
人所囚
故知真定府李邈為金人所
殺　邈故為真定帥金人
執之三年欲使知滄州邈
笑不答至是金下令髡髮

邈憤詆之虜撾擊其口猶
吮血噀之遂遇害邈將死
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
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
忠壯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
如越州

郭仲威降於周望

李成掠淮北　成殺知泗州
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
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
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
撫向子伋及諸官屬

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
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廵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歡

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
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
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
兵
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
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
江西州軍多陷　光世在
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渡
江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
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
洪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
棄城走滕康劉珏奉太后
出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
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
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
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

十康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鬬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於城下后稍得安

盜劉忠陷舒州　忠初聚兵於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還陷舒州通判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臠而食之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

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嚙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

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　仍守平江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敵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

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率師迎戰王瓊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烏珠至建康充及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皆降於金通

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帝然之遂如明州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

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十
二月金烏珠陷臨安帝航
於海　烏珠自建康進犯
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
錢唐縣令朱蹕死之時帝
在明州聞追兵急遂乘樓
船入海次於定海縣留范
宗尹趙鼎於明州以俟金
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扞敵
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
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
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
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
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
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

國縣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於廣
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
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
捉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
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
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
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
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
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
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孔彥舟犯荊南詔諭降之以
為湖北捉殺使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
使統制楊沂中迎戰於高
橋敗之　阿里富勒琿陷

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溫州蒲盧渾進至明州西門之高橋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俊遣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庚戌

建炎四年

春正月帝舟居於海

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帝

天會八年

春正月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

耶律達實康國四年

夏

夏主李乾順正

走温州　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乘勝以舟師來追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帝發章安如温州泊於港口

金羅索陷陝州知府李彦仙死之　彦仙在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嚕來攻彦仙敗之羅索自蒲解率兵大至彦仙又大敗之羅索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羅索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兵為十以正月旦為

楚國公　時國家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號天會初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彦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

德四年

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彦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陜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日與金戰羅索奇其才誘啗百端彦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投河死其官屬居民無一人降者盡遇害

滕康劉珏免　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廹故也

二月河北盜酈瓊降於劉光

其職大抵如此

阿里富勒琿克宋明州屠其民　是月朔西風大作我軍乘之攻宋明州為其將張俊劉洪道所敗被殺傷者大半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烏珠烏珠遣兵與阿里富勒琿再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我軍入城屠其民乘勝破昌國縣聞宋帝在章安鎮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阿里富勒

世　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於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人屠潭州

金烏珠引兵北去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鼎州人鍾相作亂陷澧州

理引還

羅索攻宋陝州下之

二月屠宋潭州　時既破江西諸郡乃合兵侵宋湖南遂下潭州殺其將吏王暕劉价趙聿之等屠其城而還

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宋汴京亂大迪里復取之

烏珠入宋平江府　時游騎至平江宋將周望及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富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周望棄軍走太湖金人大掠平江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於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於虔州
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於龍陽

得脫者十之一二烏珠遂入常州鎮江府
夏四月羅索入宋潼關敗其將吳玠於彭原　羅索既下陝州長驅入關宋將曲端擁兵邠州而遣玠逆戰於彭原羅索敗之端退屯涇原羅索乘勝焚邠州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烏珠與宋將韓世忠戰於鎮江不利復戰於黃天蕩敗之遂趨江北　時烏珠欲渡江北還聞宋將韓世忠

盜戚方陷廣德軍　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刼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方縱兵陷廣德軍

夏四月張浚引兵入衞聞金軍退乃還

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於彭原敗績端走還涇原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名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

屯兵焦山寺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既而接戰江中國兵不利烏珠婿龍虎大王被執烏珠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將至黃天蕩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道為岳飛所敗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蘭自濰州遣貝勒 太一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

關陜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

韓世忠邀擊金烏珠於江中大敗之烏珠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　初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

渡太一軍江北烏珠軍江南與世忠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舟分為兩道出我軍之背烏珠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烏珠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

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

以祭天會天霽風止世忠絶流來擊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宋師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亡去烏珠遂濟江屯於六合縣　貝勒部長也

國兵屯宋江西者聞烏珠渡江而北亦自荆門引還至寳豐之宋村為宋將牛臯所擊敗績

五月烏珠既濟江國兵在建康者執降臣李

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烏珠窘甚鑿老鸛河故道趨建康岳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

税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還税道死邦光歸於劉豫宋將岳飛邀擊於靜安鎮我軍敗績

烏珠圍宋楚州　先是達蘭圍楚州宋趙立固守不下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使者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以攻之

六月詔遣遼統軍使耶律哈里節度使蕭必勒哩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鎮

射之烏珠亟馳去既而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還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審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

以昏德公六女為宗婦

秋七月以右副元帥鄂爾多監羅索軍　羅索經畧陝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監戰阿里布請益兵帥府會諸將議曰兵威非不足綏懷之道有所未盡誠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詔以皇子鄂爾多往監軍事

烏珠引兵趨陝西

徙昏德公重昏侯於五國城　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此踰

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昂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昂與己改昂翰林學士昂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狂沮言臣之權堅卧不出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昂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留守司統制牛皐追敗金人

月昏德公夫人鄭氏卒

九月立劉豫為齊帝

初主聞宋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劉豫折可求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蘭請立已達蘭許之乃言於尼瑪哈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

於寶豐
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
岳飛襲金人於靜安敗之
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王綯罷
以翟興等為荊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於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

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達蘭以聞於是主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

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并為鎮撫使分地界馬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朱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

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

下宋楚州

安班貝勒都元帥舍音卒 舍音改名杲卒謚智烈

羅索等敗宋將張浚諸軍於富平

冬十月達蘭縱降臣秦檜還宋

十一月鄂爾多下宋涇原遂取渭州鎮戎軍

齊帝劉豫遣使謝封冊

宋環慶降將慕洧復引兵取環慶

十二月取宋熙河

世襲然李成薛慶董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靜州郭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金人圍楚州　金達蘭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復圍之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

羅索卒　羅索初從太祖滅遼及伐宋專事陜西所降州軍甚多富平之戰烏珠左翼軍已卻羅索抱疾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遂敗宋張浚軍鄜爾多曰力疾鏖戰以狥王事雖古名將無以加也卒謚莊義後贈金源郡王

大索兩河客戶拘殺之

主客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於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羅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鋭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

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盖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兩河之民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户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於途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戚方降於張俊秋七月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　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於張俊俊還盛言飛可用乃有是命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

附齊

劉豫一年

秋豫受金命為齊帝　豫景州人仕宋知濟南府金達蘭攻濟南豫出降金以豫知東平府及宋帝自明州入海烏珠北還金用封張邦昌故事遣使册豫為皇帝國號齊豫即位於大名仍號北京赦境內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

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金烏珠聞之遂自六合趨陝西

張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於五國城　洪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建人范汝為作亂　時方艱

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蕭知濟南府豫遷東平以東平為東京宋東京為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冊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　冬宋馮長寧來降

食民從之者甚衆統制李捧捕之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

隆祐太后至越州

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於揚州敗死

盧益罷

以桑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

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

郵

光黃鎮撫使吳翊棄城走

以李成兼領光黃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

楚州陷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

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羅索大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

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俱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

施何用他徙已而羅索引兵驟至興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乗勝而進關陜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陜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淮陽鎮撫使李彦先引兵救

楚州不及敗死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蘭為其任用達蘭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蘭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

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達蘭陰縱之使還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

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附劉

豫

十一月趙鼎罷　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特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世也

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復陷涇原諸州軍

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

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既陷均房遂乗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彦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彦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彦遣統領閻立為先鋒擊之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彦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彦執幟一麾士殊死鬭仲敗走彦休士進擊追

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
以彦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
原以拒金　浚聞金人入
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
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
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
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
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
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
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
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
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
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
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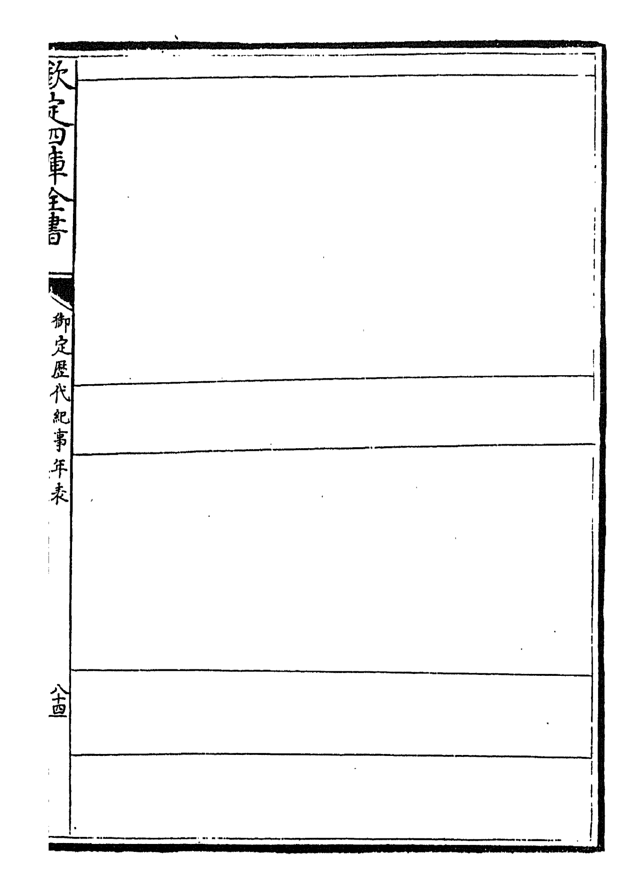
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名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陁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

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
劉惟輔死之　金人掠熙
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
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
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
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
捽以去惟輔顧坐上客曰
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
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
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親見
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
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
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

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内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蓋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